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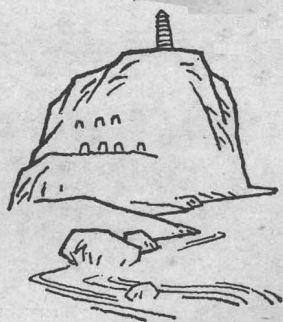
红旗飘飘

选编本 第三集

7251
Z567:1-5

红旗飘飘

选编本 第三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B.50
321

090066

封面设计：邱 陵

《红旗飘飘》选编本
第三集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0印张 400千字

1980年6月北京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0册 定价1.25元

090066



《红旗飘飘》选编本 第三集

目 次

首战平型关	李天佑	1
凤凰山前的红旗	白 平	15
芦家窝棚遇敌记	冯仲云	41
游击队显神通	曾雍雅	48
野火烧不尽 ——皖南事变回忆录	张日清	62
铁骑纵横 ——记淮北平原上的骑兵	周纯麟	72
狼牙山跳崖记	葛振林	87
智取姜庄子据点	王 林	101
奔袭刘黑七	陈 沂	114
在绥南建立游击根据地	安正福	128
人在电台在	屈培壘	161
神出鬼没歼白军 ——王涛支队的战斗故事	谢毕真	175

惜别四明	谭启龙	195
战斗在临江	肖剑飞	201
雪山寻炮	匡裕民	211
刘邓大军南征记	唐平铸	222
大战水晶坪	王汉杰	241
古塔的神话	谢雪畴	250
兖州城下	谢雪畴	294
笑俘强敌十万	詹才芳	330
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忆塔山阻击战	胡奇才	356
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役方针		
——回忆淮海战役	张震	373
战斗在平绥路上	吴克华	442
回忆天津战役	李天佑	460
入关第一战	张竭诚	488
天津城下歼败将	韩怀智	493
活捉守敌司令陈长捷	杨大易	502
兵临城下		
——回忆解放北平	陈伯钧	509
雄师渡长江	鲍先志	529
打过长江去		
——回忆渡江作战的一些片断	仲曦东	555
长江飞渡记	谢雪畴	575

首战平型关

李天佑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妄想三个月灭亡中国。大批日军气势汹汹，犹如暴发的洪水，侵占了平、津、南口、张家口，继占德州、保定。在华北前线的七八十万国民党军队，犹如山崩土解，抱头逃窜，溃不成军。

只有四五万人的八路军，就在这时分两路开往前线迎战：一路开往晋西北，一路开往晋东北。开往晋东北的是我们一一五师。我团（六八六团）为全师先头部队。

由于情况紧急，我们还乘了一段火车和汽车。沿途到处受到老乡们的夹道欢迎。那些拄杖的老太太和老大爷，抱着或者背着婴儿的年青母亲，一见到我们，都悲喜交集地围住我们，询问我们是不是到前线去打鬼子的。尤其是那些东北流亡学生，夜深人静，还挤在车站唱着悲愤的流亡歌曲，欢送我们。

目睹国家受辱，同胞流离失所，谁不义愤填胸呵！

战士们挥着拳头高呼着“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八路军和人民的悲愤交织在一起。

我们在高平下车后，沿途所见，真是令人心寒胆战。到处兵荒马乱，村庄冷冷清清。我们匆匆忙忙地往前赶去，国民党军队却枪上挑着包裹、母鸡，捧着驮着箱笼的牲口……慌慌张张地往后跑；有的骂鬼子，有的埋怨长官，大部分心惊胆战地叫唤：“厉害啊！鬼子厉害！”亡国论和恐日病者，不仅在国民党首府大有人在，在他们的士兵中也可听到“打不得！打不得！”的叫唤。我们彼此相遇时，那些恐日病者不免瞪大眼睛，又惊奇又讥讽似地说：“你们背着吹火筒^①、马刀，真的要去送死吗？！”

呸！脓包！还有脸说得出口！心里早就气得发颤的八路军战士，恨不得这样教训他们一顿。但是，为了团结抗日，只好忍受了这种讽刺。

的确，我们的装备，远不及国民党军队。有的战士连土造步枪都摊不上一支，只是背着大马刀。在一个懦弱的人看来，诚然是吹牛，太不自量了！

我们也渐渐感到日寇的确是一支凶狠的劲敌。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表现怯懦、畏缩不前的。雪片似的飞来的决心书上，指印血迹斑斑，有的战士给父母或者妻儿写好了最后一封信，有的准备好了最后的党费，千万个人只有一个决心：快点开上火线！

二十三日上午，我和副团长杨勇同志到师部去开会。几天来都没得到休息了，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当然，我们并不是考虑打不打，而是考虑怎样打好。所谓

① 当时八路军的武器不好，有人讥讽为吹火筒。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我们还没有同日寇交过锋，想起溃兵那种丧魂落魄的情绪，实在吓人得很，我说：

“撤退的友军给我们的影响很坏！”

“是啊。他们宣传敌人厉害得很，硬得很，咬不动！”

“再硬，我们也要咬！”

“当然要咬！而且要咬烂它！让全国人民知道我们能打败鬼子，让敌人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我们一面走，一面谈论着，很快就来到了师部。

师部会议决定，我们要在平型关这一带打一个大仗，给日军一个打击！给友军^①一个配合！给人民一个兴奋！我们要在敌人进攻平型关的时候，从侧后予以袭击，给它狠狠的一拳！

黄昏时我们出发了。连夜赶到了离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我们在这里进行战斗准备：召开党委会，进行战斗动员，组织干部到前面观察地形，并且派出了侦察部队散布在各要路口，断绝行人，封锁消息。战士们忙着擦拭武器，分配弹药。每个人不过一百多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他们不仅擦亮了枪膛，而且磨亮了刺刀。谁都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随便问一个战士：“你准备怎样打这一仗？”他都会这样回答你：“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是党对共产党员的要求，然而，这已经成了战士们共同的决心。

二十四日晨，平型关方面传来隆隆的炮声，侦察参谋气

① 友军，指国民党军队。

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敌人大队人马已在向平型关运动。傍晚师部又接到了友军从平型关正面出击的计划，要求我们仍从平型关东南出击。师部研究情况后，决定在平型关至老爷庙（约二十华里的山地）地段消灭进攻平型关的日寇，命令我们当晚十二时出发。

我们原想在出发之前，抓紧时间睡一觉，因为战斗一打响，就会几天几夜得不到睡眠。但是，打响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激动使我失去了以往战斗中的平静。杨勇同志察觉到了我的情绪，对我说：

“老战将了，怎么还这么紧张！”

“不知道。我觉得你也有点不同往常啊！”

“这一仗千万不能草率，必须打好。”

“是呵，全国人民都睁着眼睛，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

晚上十二点，队伍又出发了。

为了隐蔽行动，我们走的路是最难走的毛道和山沟。天上布满了乌云，战士们生怕下雨耽误了赶路，后面老催着前面快点走。乌云越来越浓，大地越来越黑，真叫人着急担心！

雨下起来了，而且越下越大。两三点钟时，雨象瓢泼一样。战士没有雨具，我们身上的一套灰布单军装浇得湿淋淋的，冷得发抖。天又象口黑锅罩着大地，黑得令人不敢抬步。行军速度慢下来了，我心里急得象火烧。我虽然看不见战士着急的情绪，但随时都可以听到有人摔倒和冷得发抖的声音：“等……等一等。”“老……老张，你在哪……哪儿？”此刻，慈爱的妈妈们或许正在倚门挂念着她远方的儿

子，如果她们知道她亲爱的儿子正在受冻挨浇，一定会难过得流泪；一个指挥员的内心又何尝不如此呢！然而，为了妈妈能在温暖的房里，渡过风雨飘摇的黑夜，我们必须前进！黑暗里有人问我：

“团长，雨这么大，还继续前进吗？”

“前进！落刀也要前进！”

雨声哗哗响，雨点扑打着鼻脸。每个人拽着前面同志的衣角，高一脚低一脚的往前赶。我们希望多打雷闪，好趁着一亮的刹那，放开步子往前跑。天黑洞洞的，简直没法看到战士的行动。找来了一位随连队前进的机关干部，我说：

“连队有什么反映吗？”

“有点急躁，他们说……”

“他们说什么！”

“只要能打上仗，天大的苦也能忍受。”

“打不上，该埋怨我们领导了，是吗？”

他没有回答我。我觉得他在黑暗里微笑了。是的，人民的战士就是这样：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希望赴汤蹈火，希望投入如火如荼的战斗；如果没能实现愿望，就要埋怨领导对他们不关心了。现在他们耽心的就是“怕打不上！怕扑空！”然而，这倒霉的天却偏偏与人作对。雨下着，老是下着，真令人生气。我恨不得朝它开一枪，驱走那些可恶的乌云。

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而我们又要沿着一条山溪绕过来蹚过去。站在溪边，看不见山洪湍激奔流，但远远可闻浪涛咆哮，它盖住了哗哗的雨声。水涨到齐肚子上。水急

浪大，有几个战士急于蹚过去，被水冲走了。怎么办？奔腾咆哮的河水，拦住了前进的道路。停下吗？似乎只有停下了。然而，队伍都在小声催促着：

“快啊，快蹚啊！”

“长征中，雪山、草地都没拦住我们，一条小河顶个屁！”

我们不是平时行军，可以早过，也可以晚点过。我们是要当敌人进攻平型关时，利用平型关的有利地形，给日寇一次严重打击。而友军那种不战而退的恐慌情绪，实在使我们担心敌人会很快拿下平型关。因此我们不能迟疑。

“快过！大胆过吧！”

战士们把枪和子弹吊在脖子上，手拉着手组成一道坚固的缆索，或者拽着马的尾巴蹚过去。九月已是降霜的日子，河水冰凉透骨。我觉得我的马下到水里还打了个寒颤，然而战士们裹着湿淋淋的单衣，不声不响地同山洪搏斗，而且蹚了一次又一次，已不下二十多次！我们几乎完全在水里泡着，时间长了，禁不住牙齿捉对厮打。慢慢我感到身上已由寒冷变得麻木了。

我们赶到目的地，雨也住了，天也亮了。这时我才看清忍受了一夜寒冷和风雨的战士一个个唇青嘴乌，有的因为摔跤过多，沾得象个泥猴，简直没法分清他的鼻子和眼睛。队伍在公路南的山沟里休息、隐蔽着。天还是阴阴的，冷风飕飕，又不允许弄火，战士们只有咬牙忍受，让沸腾的热血，来烤干湿淋淋的单衣。

二十五日清晨，平型关方向炮声更紧了。我同副团长

杨勇同志到前线指挥所去观察。指挥所设在一块麦地的坡坎下。前面是公路，两旁是山。我们举起望远镜观看两侧的山上，但见树叶在轻微的抖动。或许是秋风鞭打着草木，在催促它们凋零；或许是披着伪装物的战士，因为衣湿身寒，趴在润湿的地上，蹲在冰凉的岩石旁，冷得发抖。我们分不清哪是人和树木，只知道那儿埋有几百颗将要爆炸的心。“只要能打上仗，天大的苦也能忍受。”现在他们正在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等待战斗。我摘下望远镜，对杨勇同志说：

“隐蔽得很好。”

“打猎是艰苦的。野兽虽然狡猾，但我们也不愚蠢。”杨勇同志风趣地回答。

战士们隐蔽的山下有几块麦地，麦子已经发黄，随风摇摆。再过去就是公路了。公路上散着骡马粪和队伍践踏的痕迹。公路北有个三四百米高的大山，光秃秃的，只有一片小草盖住它。山腰有个不大的古庙，那便是老爷庙。这个山雄踞路北，是控制公路两端的制高点。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可能在它上面埋伏一支兵力了。必须等打响后抢占。如敌人先于我们，将给整个战场带来极大的不利。

通营里的电话架通了。我在电话上询问了各营隐蔽的情况。他们回答隐蔽得很好。问到战士的情绪时，他们说：“早就上好了刺刀。”五连连长叫曾贤生，我记不清他的面孔了，但是他的决心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上好了刺刀对战士说：“即使牺牲性命，也要打好这一仗！首先我自己就有这个决心。每个同志，也要有这个决心！”战士们说：“连长放

心。牺牲是光荣的！当亡国奴是可耻的！”

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车队载着兽兵和军用物资，开往平型关。有人小声数着：一辆，二辆……五十……六十……一百。汽车后面是两百多辆大车，还夹杂着骡马驮着的粗大口径的大炮。接着开过来的是骑兵，车和马连成一线，车声呜呜，马蹄锵锵，声势多么浩大！骑在马上或坐在车上的兽兵，穿着皮鞋，戴着钢盔，裹着呢大衣，斜背着枪，嘻嘻哈哈笑着，有的咬着鸡腿什么的，有的用鞭子抽打着老态龙钟的挑夫。

除了平型关方面偶尔有炮声，周围异常沉静。战士抓紧手榴弹，瞪大眼睛，看着兽兵得意洋洋的从面前过去，气得直咬牙。

公路上有的地方泥浆很深，还有从平型关往回开的汽车，大概是由于路不好走吧，几十辆汽车在兴庄至老爷庙之间停下了。后面的队伍还在往前挤，人马和车拥挤到一块，这正是个开火的好时机。我抓起耳机询问了望哨：

“喂，敌人全进伏击圈了吗？”

“通灵丘的公路上已经看不见敌人了。”

这就是说：这是坂垣师团的后尾了。我摺下听筒，马上派参谋去报告师部。

参谋走后不久，突然，敌人向两侧山上开枪扫射。我同杨勇同志交换了一下惊愕的眼色：怎么回事呢？难道敌人发觉了我们？他们以往是长驱直入的，既然以火力搜索，一定是发觉我们了。怎么办呢？去师部报告的参谋还没有回来。为了不让敌人有所准备，错过战机，我决定马上下达攻

击命令。我再次询问了望哨：

“后面没有队伍了吗？”

“是啊，后面没有了。”

这时上师部报告的参谋也跑回来了。他喘着气，兴奋而激动地传达了师部的命令。没等他说完，我忙抓起耳机，命令担任突击的一营：

“攻击开始——打！”

战士们早就盼望的时刻到了。公路南的山岗摇撼了，爆炸了。手榴弹、机枪、迫击炮的响声搅成一团，充塞在公路上的鬼子人仰马翻。一辆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车打着了，汽车拥挤一团。

公路上的敌人正在抢占地形或利用汽车顽抗。师部指示：“我们包住了一个旅团，有四千多人。大块不好吃掉，必须把它切成几段。你们一定要冲过公路，把公路上的敌人切成几段！并以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了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这时，十几里路长的山沟，枪炮声响得很激烈，左侧的六八五团也开始突击了。我们为了加强连队指挥，保证打好，副团长杨勇同志他们都下到连队去，我留在指挥所负责全面指挥。他们走后，我马上命令右侧山上的三营向老爷庙冲击。

刹那间，巨大的冲杀声震撼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去。鬼子东奔西窜，战马惊鸣。然而敌人终究是凶狠的，而且枪法很准。他们不顾伤亡，利用汽车和公路旁的沟坎顽抗。机枪嘎嘎地响，象在我心里爆炸一样，心里异常窒息

烦躁。我举起望远镜清楚地看到，麦秆一片片的倒下了；我们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然而“冲啊！”“杀！”的喊声还是不断，他们前仆后继地继续往前冲。虽然没有一个干部在电话上叫苦，但是，我感到敌人的确很顽强、很凶恶。无怪国民党军队丧魂落魄了。伤亡在不断增加，我们还没有冲上公路。而且一部分敌人，已经爬到半山，占领了老爷庙，看来情况对我们很不利。

一个指挥员看到自己的战士接二连三的倒下，是件多么痛心的事！然而这时我只觉到全国的人都在看着我们。“牺牲是光荣的！当亡国奴是可耻的！”战士们那豪迈的誓言又在我耳朵里回旋着。是的，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紧咬牙关，命令：

“三营长，不要怕伤亡！猛冲，冲上公路就好啦！”

“是！坚决完成任务！”

“以什么保证？！”

“以生命保证！”

“不对！要你拿下老爷庙！”

我马上告诉侧翼连队加紧攻击，吸引敌人的火力，保障正面连队冲过去。

山沟里烟雾弥漫，枪声震耳。战士们钻进了烟雾里，往前跑，往前爬，往前滚。在那扫平了的麦田里，战士用鲜血和尸体填平了冲击的道路，终于冲上了公路，同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战。公路上枪托飞舞，马刀闪光，刺刀发红……吼杀声，枪击声，爆炸声，杂乱地搅成一团。

约摸拚杀了半个小时，敌人被我们打得爬到汽车底下去了。我们不懂得烧毁汽车，使其失去屏障，还把日寇当成内战时的敌人，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战士们向那打熊了的躲在汽车下的敌人喊起话来：

“老乡，交枪不杀！”

然而这并不是中国人。他们不仅不懂话，而且是一群经过武士道训练的野兽：他们满脑子装的是占领中国，他们只懂得向中国人开刀，喝中国人的血，吃中国人的肉！

因此许多战士因为缺乏对日寇作战的经验，反而被垂死的敌人杀伤了。记得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不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鬼子说：“老乡，交枪不杀，优待俘……”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刀尖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兽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上去给哼哼呀呀的野兽裹伤，结果反叫敌人打伤了，或者牺牲了。

由于敌人的野蛮和骄横，因此战斗始终都激烈得很。伤员同伤员扭打，一直要到拚死为止。

三营伤亡很大，有人告诉我：切断了敌人汽车与骑兵后，九连干部差不多打光了，只剩下十多个人了。我当即问三营长：

“你们怎么样？能打吗？”

“能打。伤亡不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没有一个干部在报告时提到伤亡，他们怕领导不信任他们，不给他们艰巨的任务。

战斗仍然激烈地进行着。

敌人不懂得山地战术的特点，除一小股兽兵占了老爷庙外，其余的始终在公路上挨打。我们冲过了公路，就直奔老爷庙。由于山上和山下火力的夹击，山坡又陡，战士英勇地往上爬，但不断有人负伤滚下来。三营营长也负了伤。但是在二营的援助下，他们终于占领了老爷庙制高点。

占领了老爷庙以后，我们从两面居高临下，揍得山沟里的野兽无缝可钻。鬼子们这下可尝到了山地战的厉害。那些指挥官猛然醒悟过来，挥刀喊叫，指挥兽兵争夺这个光秃秃的小山。此刻，敌人的太炮、快速骑兵全都失去了作用，只有穿着笨重皮鞋的步兵，乱七八糟地成群往上爬。我们瞄好了等着，待他们爬得上气不接下气，与我们贴近的时候，才一声号令：“打！”

野兽刚冲上来又垮下去了。

但不多一会，他们又组织起来继续往上冲。这时团指挥所已移到公路北的一个山坡上。我所能观察到的敌人就有五六百之多。敌机老贴着山头威胁我们。杨勇同志也负伤下去了。情况仍然很严重。如果左翼团队不能很快攻上来，我们又得同兽兵肉搏了。一个参谋有点沉不住气了：

“团长，飞机！”

“沉住气！敌人靠近了我们，它不敢扔炸弹！”

敌人越上越多，而且拚命往上攻。

“怎么办？”我不自觉地这样想：“剩一个人，也要打下去！”

敌人虽然硬，但他无法解脱我军摆好了的这局棋。我